

王鳳洲綱鑑會纂

日引刺史
十人入閣
無窮者當
治獄者當
無心裁良
永徽有良
觀之風氣
帝王所為
望杜胡人
情之

房杜非
所託

仁貴登
托

重訂王鳳洲先生綱鑑會纂卷之三十五

高宗皇帝名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母長孫皇后承乾廢無忌力勸太宗立之治在東宮七年初封晉王後立為皇太子太

宗廟乃登大寶在位三十四年崩壽五十六葬乾陵帝溺愛杜庶不戒厲霜之漸卒使扶后新喪唐室貽禍邦家

庚戌永徽元年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上召朝集使班固曰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唐書曰大理寺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吐悅上嘗錄繫囚前丞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

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辛亥二年詔獻鷹犬馬者罪之發明明政高宗初政清上子三年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善為擊鞠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

為宜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

其舅柳奭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十一月漢王泰卒前書開府置僚屬而此書卒正者其癸丑四年二月散騎常侍房道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初房道愛之姙尚太宗女高陽公主

公主驕恣甚與浮屠辯機僧名等數人私通事覺遂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遺愛亦與驍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刺王元

景為主以舉事謀泄於是道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

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道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胡氏曰

唐書曰房道愛之姙尚太宗女高陽公主驕恣甚與浮屠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遂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遺愛亦與驍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刺王元

甲寅五年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父妾罪貶然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

崩武氏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后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機數初入宮屈體事太后后數稱其

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尹遂昌曰按武氏則武氏也武氏則武氏也武氏則武氏也武氏則武氏也

物然而生之不見之已有待而後終不能改也倘有觀諫之亂遂為狄人所滅唐有聚尼胡氏曰武氏則武氏也武氏則武氏也武氏則武氏也

內亂之事者也有不

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疾敢畏乎登門執言門者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來

高俄而水入殿濕溺三十餘人帝始知有患臣也六月恒州大水漂溺五十餘家書法三月立龍之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療病難有死無死也唐太宗有功臣在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誡告庶其覺悟惜乎高

宗之若不容也即如武王克殷唐室耶

何人謀之忽不如此天意之昭也

李中刀

在君養人
在省征役

唐以高
祖配昊天

宗廟五帝
於明堂

巨室先白
其方先白

義方三叱
桂州用武

之地
劉子論

伊自比

子志志中
立不言之

時人謂之
勤格

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書簡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
所行耳耳武氏之立其以神業輔太子紀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客為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殺險忌刻故時人謂之李猫
殿後以弄權流死論者知政事為右相
丙辰顯慶元年正月以義府太子忠為梁王弘為皇太子弘武后也二月贈武士彠司徒賜詩周國公
東丁役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
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辱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
養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故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公卿大夫刻鵠求利外則刻木求利內則刻木求利
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公卿大夫刻鵠求利外則刻木求利內則刻木求利
配五帝於明堂七月敗王義方為萊州司戶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馮子氏有美色繫於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
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
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府事劾之對仗叱義府令
下義府尤願望不還三叱義府方始趨出上以義方毀大臣貶之按義方事母謹洵經術士也
丁巳二年五月帝始隔日視事其意謂視事後也義府承望聖旨八月敗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許敬宗李義府誣奏
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柳與象州死瑗與昭新之變俱
籍沒劉洎之子訟其父冤言為遂良所誣而死李義府助之給事中樂彦璋曰劉洎自比伊霍不為無罪今雪洎罪則先帝為用刑不
當矣上然其言事遂寢胡致堂曰洎有失德子不可揚而導之隱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繫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無嫌而不致
其家也
則其言則非不可不察也
戊午三年郭公尉進敬德卒敬德晚年居學延年所不愛州刺史褚遂良卒書其不與于四十一月敗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
義府為魯州刺史發明朝舊德不恥與小人同列又以私意忿爭不能斥言其姦是亦義府之流耳泥而書之信非過也夫初義府
有寵於上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間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上兩責之後義府
己未四年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俟
其隙而陷之會八告太子洗馬常李方罪敬宗因誣奏李方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反今元舅俱
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
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黔州屬四川安置尋殺
之六月改氏族諱為姓氏錄曰太宗修氏族誌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
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預士流時人謂之勤格
庚申五年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其諸姬也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官奏事書曰初武氏能攝之也高宗自攝之耳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

王勃載為
機周王雞

三箭定天
山

仁顧東節
制而能推
賢二仁可謂
君子

大臣不可
以無學

德元之言
亦善

張公藝九
世同居

書百忍字
以進

三老皆因
事有補

高宗過忍
之失

朝士憂其
復入

司奉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參決政事則執權之震固不待地手矣
辛酉龍朔元年使潞王賢為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鬪難勃戲為檄周王羅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
府後勃作滕王閣序都督曰天才也張說
府常詳其王勃物文章宏壯非才人所及

壬戌二年二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聚眾十餘萬在天山聞仁泰至選驍健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箭殺三人餘皆下馬請
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時來濟將兵拒虜謂其眾曰吾久當死幸蒙存
全以至今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胃赴敵而死胡致堂曰補遺良至發州上表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甥甥餘命乞陛下哀憐不
之為難使無憾而知此則能死爭武氏矣

癸亥三年九月集津總管孫仁師攻百濟拔之初劉仁願劉仁軌平百濟詔仁軌鎮百濟正朔戶口署官長課農桑賑貧老立儲社稷
訓士卒以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所奉事皆合機宜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為也上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之西臺
侍郎上言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甲子麟德元年鄭公孝協坐賊賜死孝協為魏州刺史坐賊賜死有司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
制苟害百姓雖太子亦不赦也孝協竟自盡於第胡氏曰高宗時治嚴人者故法如掃塵雖嫌然而於太子他日東宮宮中見廢叔良
一教也

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龍梁王忠賜死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
為后所制不勝其忿上官儀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益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
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勝與忠謀大逆儀下以及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
士流敗者甚眾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哀哉上官儀之
有言哉

乙丑二年五月行麟德曆李昭隱以戊寅曆推沙沒疎乃增之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上至濮陽閣左相竇德玄濮陽謂之帝
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顧瑣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
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孝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壽張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祖嘗表其
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之綵帛按高宗受制武氏其能忍可知然公藝家法必以嚴

亡胡致堂曰新城三老皆漢高以君臣之大義要關三老悟孝惠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朴茂有餘而智得矩矱矣公藝者
婦人臣家同居失常皆因事有補不君臣之大義要關三老悟孝惠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朴茂有餘而智得矩矱矣公藝者
婦人不相外事也如此萬世其有警焉耳矣

丙寅乾封元年正月車駕過曲阜祀孔子李義府卒義府卒病卒諡之也時大難雖長流人不聽選義府量積憤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初
仁軌為給事中按舉正義事李義府怨之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還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

李勣
大將用兵
救人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勳為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勳曰得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勳處閭門雅睦而嚴其姊嘗病勳親為作粥風回娶其孀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勳曰非然也顧姊老勳亦老雖欲久為姊養弱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

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諡貞武孫敬業嗣之蘇東坡曰李靖李勣可謂唐之元勳也少擊賊使敵入望

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於一人者蓋不獨不知太宗欲伐高麗自請將兵以擊大突厥

定銓注法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咸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棣設長名姓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

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四事判曰理體長四事判曰信則判書判三計書判而

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法詢其便利已法而唱集眾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則判書判皆給以符謂之告身

身者身具判書判三計書判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法詢其便利已法而唱集眾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

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記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

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成詩七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丘文莊曰唐銓

書判擇人四者之辨正則判書判三計書判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法詢其便利已法而唱集眾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

皆中人之才識者

庚午咸亨元年正月劉仁軌致仕三月許敬宗致仕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

士申三年八月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常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誣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諡之敬

宗孫彥伯訟請改諡博士王福時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諡為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繆無

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諡曰恭詔從之以邢文偉為右史王及善為左牛衛將軍太子

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

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相模伶官也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陛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練百匹尋遷左牛衛將軍

甲戌上元元年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皇后兄元八月帝稱天后后稱天后九月大誦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雅

王賢王東朋周王顯王西朋角勝角也謂兩相當角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挹讓東兄位集賢引小者

小兒法當取小者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遂止之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帝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

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按處俊所規勸約素與天后不睦故在帝前諫諍時必傳經天

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祿之等使之撰烈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四月太子弘薨諡孝

賢王賢王東朋周王顯王西朋角勝角也謂兩相當角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挹讓東兄位集賢引小者

小兒法當取小者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遂止之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帝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

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按處俊所規勸約素與天后不睦故在帝前諫諍時必傳經天

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祿之等使之撰烈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四月太子弘薨諡孝

賢王賢王東朋周王顯王西朋角勝角也謂兩相當角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挹讓東兄位集賢引小者

小兒法當取小者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遂止之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帝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

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按處俊所規勸約素與天后不睦故在帝前諫諍時必傳經天

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祿之等使之撰烈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四月太子弘薨諡孝

賢王賢王東朋周王顯王西朋角勝角也謂兩相當角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挹讓東兄位集賢引小者

小兒法當取小者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遂止之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帝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

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按處俊所規勸約素與天后不睦故在帝前諫諍時必傳經天

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祿之等使之撰烈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四月太子弘薨諡孝

賢王賢王東朋周王顯王西朋角勝角也謂兩相當角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挹讓東兄位集賢引小者

小兒法當取小者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遂止之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帝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

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按處俊所規勸約素與天后不睦故在帝前諫諍時必傳經天

田游虛不能答

敬皇帝諱曰天祐以其立雅王賢為太子。胡氏曰：太子弘幼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劾，倒一節而已。當受春秋至前臣事，廢載而惡名不彰。故曰：非唯口不可噓，故亦不忍聞。受命之始，雖有過失，而臣等不敢言。臣等之職，問安侍膳，此非所預也。君文德當有過，臣等亦當諫。時弘疑之，謂之曰：「太子之過，豈至於一言違忤而見劾哉？」
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仁軌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詞之。至德必據理難結，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辨。由是時譽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而深責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丙子，儀鳳元年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陰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過禁紂，則難過堯舜，則易。』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胡致堂曰：『鴻宗於帝統，不遵一肆，與賊柏執事，於其罪安行而不忌，後乃切於義。物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實當便絕域，崇實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訖，其誼曰：『南一人而已。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九月，郭王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以為申州刺史。素節以久不得入覲，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贖贖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戊寅三年正月，百官四更朝天。后於光順門觀起居。此五月辛丑，成宮山中雨塞，從兵有凍死。胡致堂曰：『僞宗可謂計通解，後之君也。惟見微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九月，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上以為憂，時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侯公私大學士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上善其言。衛州刺史高
庚辰，永隆元年，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弘賢，哲武氏所出。弘既死，哲又廢。弘之廢，賢可畏哉。
辛巳，開耀元年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為上造，鎮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士無二王。適觀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執其馬上遽令剔去。」微處士田游巖為太子洗馬，田游巖隱居泰山，上嘗幸其第，徵為洗馬，無所規益。薛儻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微履屨之聖主，屈萬來之重，申三顧之勤，將以輔導儲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乎？」由游巖不能答。

甲申嗣聖元年二月唐宗文明元年正月立妃章氏為皇后擢后父玄奘豫州府南道刺史劉仁齋晉王啓唐作王明紹
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亂虞泉大倫此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遠葉晉懷遠為樞密極虐燔倉官非狄張徒誰辨日功
云何毆陽子秉筆送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執此容侃侃范太史縱天受說伊川鈞春秋二策莫古開摩蒙又按尹氏曰音堯公抵

田三傳世云

遇徐杜必

日知以為

此因終無

四時仕宦

三十一年

以徐有功

為御史

來從臣

周興

請入此

仁傑不顧

如謂者

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于和州以候恩止王弘義為侍御史醴泉人侯恩止素詭譎無賴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恩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卿多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恩止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吏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奏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侯恩止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瀝名卿以寬為治不施嚴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徒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杖死上曰日知果直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今改為以傳遊藝為左社稷細目至是始知不得而母之耳斯謂諸王以法而廢之為庶人者也時侍御史傅遊藝帥閣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李氏婦而中書亦不得而母之耳斯謂諸王以法而廢之為庶人者也時侍御史傅遊藝帥閣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

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今改為以傳遊藝為左玉鈴行大將軍遊藝期年之中恩衣青綠紫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按遊藝今九月建武氏廟改唐為周是反賊之首也明年九月有告其辭近於臣胡致堂曰唐命傳記以來三十年間總一人耳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宗祀殄絕殆盡後世或有欲為是者豈無其淵仁人義士監于高宗必

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危厨勢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辛卯八年癸卯天正月帝在房州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或告文昌右丞蓋周興與韓昭伯云文昌天之臣故號昭伯斗魁星之前周興與上神勅通謀勅勅為金語太后命來復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因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其易爾取大羹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羹大圓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冀與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與索元禮來俊臣魏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猶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按武后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坐牢而當時宰相皆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謂者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其有善政卿欲知謂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謂者名太后深歎美之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參長倩納言歐陽通先是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輔元等不從大忤諸武生誅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周殺右將軍李安靜書法瀝周所殺

裴貞者何外之也左將軍尉以不書其所以殊安逸于武氏之安靜不有太后將並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

裴貞者何外之也左將軍尉以不書其所以殊安逸于武氏之安靜不有太后將並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

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聞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周平章事傳遊藝自殺遊藝夢登溫湯殿所報告其謀反下獄自殺

中宗皇帝

卑哉斗量

趣心脉目

士承九年調武氏如壽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間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周蘭舍人給事中次試員郎侍郎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
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樞倚御史權樞指及廷傳
枹側個機枹側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趣心存撫使目聖神呈入洪中也賦漢程賦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惡何恤人言
太后雖溫以緣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利錄挾刑賞之柄以駕馭天下政錄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賢亦親為之用

胡氏曰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風雲一時發軔無不倏首

書狀置錦衣中

杜肅懷錢

召上表
客亦頻

擇人

0.2

善思公直

敢言

凡知愛之

善趣無量

迹

周周仁而

品

壬辰九年調武氏為壽。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周閩舍人結事中次試員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
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樞侍御史洪州府志云授官之過如杜蘭之多也
枳樹個相繼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題心存撫使眼目聖神皇趙洪州及縣志俱載此物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誣何恤人言
太后雖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馭天下政錄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胡氏曰此說雖近於信可謂諷刺矣而武祐付之一笑仍命學官使之首凡

周以郭霸為監察御史霸字元忠為唐名臣其子周敦秋仁傑親元忠為縣令來俊臣羅告羅職下故此人任知古
狄仁傑行本裝宣禮盧觀魏元忠李嗣真謀反親鞠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到官
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某仁傑曰皇天后土遣我仁傑為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衣常畫冤狀置錦衣
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投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太后因平章事樂思
晦男上意愈病悟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考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
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綱目五月某天下屠殺捕殺未幾也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眾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
僚杜肅懷一錢同上表告之謂一口之食一需明日太后對伏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應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
屠宰吉否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昭德密言魏
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猶有愛哉其父若況姪乎太后雙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
昭德太后曰吾侄昭德始得安眠朕代吾勞汝勿言也胡致堂曰以文而觀昭德為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前而觀諸法承嗣所以損其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驪州太后自重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即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
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言其必死也又宋矣不旬月輒遭捕獲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以軼下敏者不可勝數太后
高厭其煩命善思接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羅織成罪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驪州太后知其枉再復召之以
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虐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
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罕昧天地屯蒙三教流言四惑構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刊罪名不可推發恩暴放開
告端以某異議然急趨無善速促杖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當今芻狗向時妙策今不可用也莊子曰犬馬豺兔之行各有所長
草為狗形以解脫也然時所用者已創棄之伏願室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受難如反
得德則
其情則

有功於
聖人
大德

所以為
吾憂
唾面自乾

金藏刺心

九月梨花
宰相
杜景儉具

劉知幾
四事表陳

劉知幾
武德
代等

劉知幾
武德
代等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勅之吏皆相矜以虐一時無辜者皆泥耳龍顏細柳推誠相敬以應變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
宣被告者盡皆並雄欲求帝王即但不勝楚秦而自經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國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願承其言制微稍
哀○胡氏曰凡殺人以其所不測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精阻解許宜易諫諍而李昭德
十月周武氏殺王紀劉氏尸掉國先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藉皇嗣妃劉氏及德妃實以為厭咒太后殺之德妃父孝孫為潤
州刺史有奴妾以為妖其以恐死母龐氏因請夜橋而發其事御史薛季昶按之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以無罪
李昶奏有功附黨當殺今史以自白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既食掩席熱腹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此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
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錄是龐氏得減死有功坐除名○周制宰相攝時政紀月送史館○劉友益曰武后
冊牘地境為之隱掩故是漢高祖史館則
史官所記一受成于宰相矣是得為信史乎
癸巳十年綱貳祇長正月帝在房州○周以軍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克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
汝復為州牧禁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其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默然也然曰此所以為吾
憂也人唾汝面而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丁南湖曰忍於唾而自乾即蓋以武后亂朝酷吏
羅織為此忍而之言之訓其
羅織為此忍而之言之訓其
羅織為此忍而之言之訓其

周旋其高方監裴匪躬屈辱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
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血流被地太后令舉入宮傳以藥經宿始蘇嘆曰吾有子不
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察錄是得免
甲午十一年綱貳祇長正月帝在房州○八月周以杜景儉通鑑作同平章事○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儉
獨曰今草木蕭瑟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胡致堂曰韓愈有言梨花一枝春帶雨此花非
花也乃陽春之詞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事也
詔賜景儉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事也
詔賜景儉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事也

十一月周明堂火○明堂太后諱之懷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乃陰使人毀之及明堂太后以明堂火制求直言獲嘉縣主簿劉知幾表陳
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故不怠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倖一也海內具條每歲逢赦必賜階黜至於緇服眾於青衣衣板多於
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教牧遺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
多陷刑戮幾知乃著思慎慎以刺時見志焉

乙未十二年綱貳祇長正月帝在房州○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書法書隱何異之地諸武方為天派而攸緒獨能
攸緒少有志行恬淡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遠遊游歷數年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
耕種與民無異之說梁官歸隱者予傳於是人一等矣
○丁南湖曰求之二十載周生於亂世之盛而不為所遷者三人司馬遷
○丁南湖曰求之二十載周生於亂世之盛而不為所遷者三人司馬遷

鶴龜供奉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攬臂計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虛

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此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嗣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記言廢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涕遂乃病死。胡敬堂曰：臣提議欲討當原其心誠為國耶？抑不就于子之心不在國歟？以濟其私力雖得成，亦何益哉！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救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況狄公之請已在前者。

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知太常寺事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時祁奚請老告休聞嗣為祁奚舉其子光嗣而稱職足繼祁奚之美。○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能內舉今仁傑舉其子光嗣而稱職足繼祁奚之美。○古人謂其狀不加金石則參木朽疾與珍珠通口者其所傳執為多載梁公在唐同有國之良遇也批李植奏參改矣而行沖之說唐宗祖孫龍物不可一日少若非行沖不能致梁公之重非梁公不能容行沖之規二者相遇而交相成焉此可以稱廟堂鼎鼐危而獲安。

周以蘇味道平章事蘇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蘇味道字齊直京兆人。○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為突厥驅迫者虜遺垣拔往亡匿仁傑上疏曰邊城楚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諸為突厥契丹脇從之人皆是討逼情危且圖賄賊死今且潛氣山澤窺宿草行罪之則眾情恐俱怨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河北遂安。○胡氏曰：陳其論亦美而或者訛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也狄公不見與于昂乎曰人之語然行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篇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復歸唐狄公所為慈忍百姓宜懷本動推為唐計耳

已亥十六年正月帝在東宮。八月周納言要師德卒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憂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排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衍存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裴公感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覩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是以是重。○師德度量人有將已甄選以自免不見容色絕過要為將相三十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國尉太后以頊有幹略以為同乎章事委以腹心年恭儉朴忠心如無適與都處俊相並世之言長者相要約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國尉太后以頊有幹略以為同乎章事委以腹心頃與武懿宗弟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頃視懿宗聲名凌厲太后錄是不悅曰現在朕前猶異諸式况異時詎可倚耶他日頃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一鐵撻三已首報之不服則搗其首極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七首耶瑒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貴官事緣是坐貶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問之瑒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瑒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比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雨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周以狄仁傑為內史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還車駕觀經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王彼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戒吾直臣之氣

庚子十七年正月帝在東宮。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七十一。書法仁傑自帝返東都以來明官書周已矣矣無唐太后信